



宋槧太平御覽



403
73



403
73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游說中

史記曰蘇秦說趙王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十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游諸侯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戰如雷霆解
如雨

又曰蒯通對高祖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班彪王命論
曰游說之士
比天下於
逐鹿也

又曰漢王使隨何說淮南王隨何曰臣請與大王持劍而
歸漢王

又曰蒯通欲為奇策感動韓信伴以相人說信
又曰子貢之晉謂晉君曰臣聞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卅八日
月山諸人
悼君田一
所購以贈

八幡
田中

早稻田圖書

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吳戰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也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兵欲伐魯子貢說田常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求以成大事難矣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又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倉敖天下轉輸久矣

又曰子貢一出說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洛距楚酈生因曰臣願足下急復進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則天下知所歸矣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又曰韓信既殺龍且項羽恐使武涉說信曰足下右救則漢王勝左救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也

又曰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今秦與楚接境壤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長爲昆弟

之國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從其計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如老嫗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今怠而弗急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資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悅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

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還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財卽以分其七蜀漢之粟方舟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觀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墓墳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嘆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迺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又曰陸賈說尉他他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宅送亦千金

張曰珠玉之寶裝裹也

又曰魏豹叛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欲說令背漢曰臣願披心

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豫不忍背漢遂謝通通乃陽狂爲巫

又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蕭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今爲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又曰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悉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

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又曰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帝在焉敬脫輓轂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人言上召見賜食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武王伐紂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陽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陛下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

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夫與人鬪不搯其肱

張晏曰肱喉嚨

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背也高帝卽日西都關中

又曰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侯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喜悅又曰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蒯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

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蕪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卽東蘊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蘊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又曰表盜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

媿其吏迺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曰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採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今君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之坐爲上客

范曄後漢書曰更始尙書令謝躬留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擊五萊賊世祖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之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出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

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開門內漢等

又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秘城門校尉伍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識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渤海太守

又曰袁紹以書要公孫瓚以襲冀州牧韓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表車騎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叱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世布恩德天下之人蒙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征伐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並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性怯因然其計

又曰俎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匡正社稷卹民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又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劉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起乘弊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

又曰曹操軍至新野蒯越韓嵩傅選等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大勢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御中國必危以劉備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選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乃請降

又曰閻忠說皇甫嵩曰將軍指揮足以展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東觀漢記曰愧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土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又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守洛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為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洛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自上上謂彭復

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
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
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
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乘此來彭趨索欲上鮪
見其不疑即曰且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
馬語鮪輕騎詣彭降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見
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
所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洛陽

又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爲蕭王罷兵耿弇音
曰今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
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之賊銅馬
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衆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公
不能辨也敗必不久帝起坐曰卿失言我擊卿弇曰大王

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
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
欣喜望風從化而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明
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
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
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道之弇
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

又曰馮異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
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
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飢渴易爲充飽宜
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

又曰隗囂既立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
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

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豈從其言

又曰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疋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際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

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孤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荆邯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公孫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有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於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踰於卻就於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上欣其至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

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又日光武以寇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稱病不視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

游說下

魏志曰袁紹領冀州牧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屬廢立之際忠義奮發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紹喜

王沈魏書曰桓階字伯緒天下亂太祖興義兵袁紹強盛劉表舉州應之階說其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曹公雖弱仗義而起奉王命以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矣魚豢魏略曰蘇秦四說秦惠王書十七而說不行蜀志曰曹公追先主與諸葛亮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

求救於孫將軍亮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
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悅即并力
拒曹公敗于赤壁

又曰曹公追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
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
芟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
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
中國抗衡不如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欲西歸嶠說

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是致命之秋事若尅濟則臣主同休如其不然身雖灰滅
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
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迴指於
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又曰建興初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兆民怨
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
天下旣被殘酷遺黎思本人有奮擊之心但悉無所憑倚
大王誠能命將帥使若逖等執戈前驅上爲國家雪恥下
爲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起沉溺之民欣於來
蘇也掃灑中原清復寰宇此千載之一時願大王圖之中
宗於是始欲驪理神州

又曰劉牢之屯洌洲桓玄至于湖熟遣牢之族舅何睦說

日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是安歸乎孰若翻
然改圖唯理是它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哉牢
之得說詣立請降也

范亨燕書曰晉室大亂高祖方經略江東高翔說高祖曰
自王公政錯士人失望繼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
沒而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
遣貢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
於天下高祖深納焉

宋書曰二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爲
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也

唐書曰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李景略時說懷光請
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略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

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家

又曰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質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
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
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受左拾遺既
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
名

韋昭吳書曰將軍曹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翻
至城門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將軍獨守縈帶之城而不
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笑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
降之

太公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乘田車田馬田于渭之陽呂
尚坐茅以漁曰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縉微餌明
小魚食之縉調餌多大魚食之夫魚食於餌乃牽於縉人

食其祿而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也

春秋後傳曰梁以張儀爲相齊楚怒約而攻梁雍沮曰請令解攻雍沮謂齊楚之王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梁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梁矣若不勝梁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約也齊楚王曰善乃遽解兵

又曰魏加問春申君聞欲將臨武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曰更羸與魏王處廩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王虛發而下鳥有聞鴈來更羸虛發而鳥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者故割痛也鳴悲

者久失羣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距秦之將也

又曰皇甫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關忠說嵩曰難得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機而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又曰劉備救徐州刺史陶謙會謙病死伏波將軍陳登說備曰今欲爲使君合衆十萬上可以匡主濟人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名竹帛若使君不聽登亦未聽使君得發備遂領徐州

孔演漢魏春秋曰興平元年曹公復征陶謙陳宮說張邈曰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

魏氏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

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之曰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大震其名高其功著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亡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娥媚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全身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欣甚周載曰薄疑者衛之居士也疑進說衛嗣君以王道嗣君悅延之以相辭曰疑之母以疑爲賢然與疑議家事既定則又決之所幸蔡姬故事多不就母子之間猶不免乎蔡姬之議今人主皆有蔡姬而於臣非骨肉之親安得不敗君曰寡人聞命遂相之委以從事

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遊說動也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幹有儀容有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卿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頌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嬰復在吾猶拊其還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閒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王充論衡曰傳稱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掘

地爲坎曰能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蘇秦下說
鬼谷先生泣沾衿張儀下說鬼谷先生泣亦沾衿
劉向說苑曰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
之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擊於前太子惺患之
乃使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治劍服劍服成乃見王曰
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包以
四夷裹以四時一用天下服此天子之劍於是文王不出
宮三月劍士皆伏弊之也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韓子說難篇曰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又說難篇曰凡事以密成亦以洩禍未必其身洩也而語
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矣

又說難篇曰龍喉下有逆鱗有嬰之則必煞人人主亦有
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又說難篇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

辯焉

又說難篇曰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也

又說難篇曰凡說得親近不疑而得盡其辭也

鬼谷子曰抵巇音巇篇云巇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

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作說事

又量權篇曰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

言依於要此其說也

又午合篇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

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歸至歸之不疑

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澤釣行其術策
又摩意篇曰摩者揣之也說莫難於悉行事莫難於必成
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又量權篇曰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避其所短注
云人辭說條通理達即敘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
滯即避其短稱宜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
務者也

又反覆篇曰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云
和答問也因問而言申敘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
言辭往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又量權篇曰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螿虫之動必先螿
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覆
鄣而言說者不知用其長

又揣情篇曰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王公避所短從所
長

又謀慮篇曰乃立三儀曰上中下曰參以立焉變生事事
生謀謀生計計生儀儀生說說生進注云三儀有上有下
有中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說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見吳王而不得容有言之於王子
光者王子光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
子光曰其貌吾所甚惡也客以告子胥子胥曰此易改也
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子光許之胥說之
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子胥
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十年子光爲王
任子胥子胥爲法制下賢良選陣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
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逐北千里昭王出奔

又曰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橋爲司空有一縣後
二日段橋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
先生能活臣父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橋自扶而上城封
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壹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
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曾有也封人子
高出段橋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者而出之說之行若此
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又曰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曰不若西觀秦王之意
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弘曰百里昭王曰寡
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薛百里之地而欲
難寡人乎公孫弘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笑而
謝之

又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

因其往而與往所因便也

尸子曰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
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
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
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龜鼉爲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
松文柏梓枌豫章宋無長木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
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孔叅子曰齊攻趙圍稟丘趙使孔青擊之克齊軍獲尸三
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曰以臣愚計貧
齊之術乃宜歸尸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

而葬之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弗
可得也王曰善
又曰五國約而誅秦未入秦境而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
丘君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
丘君曰先生幸而教之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
而伐秦事既不集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
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
王且反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
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楊雄解嘲曰曼勒委輅輓掉三寸之舌案漢書曼勒說
高祖西都長安
又曰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班固荅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雷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四

辯上

說文曰辯治也音彼
免切

尚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爾雅曰諸諸便便辯也

論語曰便便言惟謹爾鄭玄曰便
便辯貌

又曰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又曰禦人以口給

家語曰子夏問子貢何人子曰辯人丘弗及也

又曰宰予魯人也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又曰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
齊楚合戰於荅瀆之野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挺

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唯
賜能之矣夫子曰辯哉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緹其辯田常欲爲亂於齊
移兵欲伐魯孔子謂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出孔子許之遂行子貢壹出
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又曰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大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
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
以東者爲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
乃封公爲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
君

又曰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爲魏使齊齊襄王聞雎辯有口賜金及牛酒

又曰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
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次觀其口對響
應無窮乃拜嗇夫爲上林令

又曰秦蔡澤遊學于諸侯大小甚衆而不遇因從唐舉相
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柄有之乎曰有之澤曰今
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揭鼻戾唇顰顏蹙齧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從今已往四十
三歲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食肉富貴四十三年
亦足矣乃來入秦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范雎曰燕客蔡
澤天下俊雄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應侯使人
召澤澤入揖應侯應侯固不快矣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
之曰子嘗宣言欲代吾相秦豈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

六韜卷之四十三
二
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耶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君祿位貴盛私家之富皆已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應侯善之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王曰客有新從山東來曰蔡澤其人辯士臣見人衆莫能及之臣不如也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許之以澤爲相終如其志
又曰蘇秦初與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經營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爲之士窟窘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窘中使我泣出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蘇秦下說窘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衿次張儀下說窘中亦泣先生曰蘇秦詞說與張儀一體也
又曰楚陳軫詞辯之士也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儀惡軫於王曰陳軫重幣輕信使秦楚之間將爲交

也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王以儀言召軫問之軫曰然王聞楚有兩妻者乎王曰不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者謂挑者曰謂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挑者曰娶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復挑汝何故娶長者對曰居人之所則欲其挑我爲妻則欲其罵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軫爲臣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臣必之楚足以明臣爲楚與不也軫出張儀入問王曰軫果欲之楚不王曰然軫天下之辯士寡人遂無奈何也惠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楚用爲上卿後軫爲楚使之秦軫曰王聞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越之鄙人凡人之思固在其病也

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聽之猶尚越聲今臣弃逐之楚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酈食其有詞辨年六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請見高祖謁者曰上好嫚罵人不喜儒生有客冠儒冠而來者輒解其冠而溺其中食其作色叱之曰我高陽酒徒何儒生之有謁者股慄而見之高祖乃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高祖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汝奚爲助秦耶食其曰必欲聚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高祖慄然而起拔足揮洗攝衣延食其坐而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橫王霸之道高祖大悅問其計食其曰足下起烏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二旅而欲鼓行入秦所謂探虎口而餵餓狼也夫陳留者當天下之衝四通

五達之郊城堅粟多可以少留臣知其令請使命下之如不聽可舉兵攻之臣爲內應不崇朝而拔之矣於是高祖乃遣食其說陳留令高祖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善梁丘氏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家論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臺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婁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竦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屠舌言其見信用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田蚡貴幸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

所作名也孔甲盤孟二十六篇

又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屈上以朔口諧

給嘗問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

際未足喻當世臣朔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

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

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卞莊子

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

太官屬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孟子

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

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大僕

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曉其風之故令為谷柳下惠為

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

也過孔父為詹事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

期門夏育為鼎官弄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乃大笑也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

奇之及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

中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徵威

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

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

後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颺至

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

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今時兩主懸命足下足下為漢則

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効愚忠恐足下不

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孰不聽足下願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故猛虎猶預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佯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得天下洵洵爭欲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何憚誅耶上迺赦之

又曰淮南王黥布反朱建諫之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

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又曰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求也以金事錢事權貴而求事也

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等善季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謂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悅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之距僕深也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日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瓊之孫早而辯慧祖父瓊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

太后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時瓊年七歲在旁云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甘言應詔

又曰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李膺爲河南尹恃才倨傲誠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二入洛欲以觀其人乃謂守門者曰吾與李君通家子孫耳守門者告膺膺呼召問曰卿與吾有何所故融曰臣先君孔子與公老君同德比義則臣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爲主之禮但置於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言未有善也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後與膺談論百家

經史應荅如流膺不能下之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悉故事文札強辯每有奏議對應爲儕類所歸謝承後漢書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穎川乃有此辯士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群公屬目卿士歎伏又曰郭宏爲郡上計吏朝廷問宏穎川風俗所尚士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荅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有大志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稽留

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使行顯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人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代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

春秋後語曰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蘇大侯送以百金家丞問其故蘇大侯曰客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魏典略曰韓宣字景然渤海人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步行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淄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闕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鄣住於道邊植嫌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

宰士而爲下事諸侯之禮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植知其難窮乃釋去以爲辯也

梁祚魏國統曰黃權來降文帝從容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敢慕也帝善之

吳志曰孫權問諸葛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孫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趙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軍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薛綜字仲文沛郡人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焉避地交州士燮召爲交阯太守及還都蜀使張奉於權前嘲尚書闕澤澤不能荅綜曰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狗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焉

韋昭吳書曰吳使郎中令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問化曰吳魏時立誰將平壹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於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

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奇其辭

又曰沈珩字仲山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之曰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又問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

張勃吳錄曰吳興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曰謚衆咸言其筆之妙力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也

蜀志曰先是應闔送張裔於孫權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知也許之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

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君還必用事西朝終必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以前父母之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

又曰伊籍字幾伯山陽人隨先主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溫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

答問如響溫服宓之文辯凡如此類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人事部一百五
辯下
訥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人事部一百五

辯下

訥

晉書曰王衍妙善玄理唯談莊老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謝安常賞表宏機對辯速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及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又曰華譚或問曰諺云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相

去何管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又曰呂珩問表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昔哀以思鼎足疆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城恒澇也又曰祖納謂梅陶及鍾雅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鈍椎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摧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陶雅無以對

又曰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怡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正容儀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意悅群臣歎服

又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蜀朝舊臣數使於吳應機當義吳人稱其才辯蜀平以太子洗馬召張華問曰安樂

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事密曰齊桓得管仲而霸得豎刁而流亡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後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又曰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弥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宋紀曰孝武帝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反叛孝武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也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又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音辭雅麗出言不窮商較朱紫發口成句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聲音如流聽者忘倦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劉裕爲大尉中書監裕既拜朝賢

畢至僕射謝混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
乃謂之曰可謂旁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化方
使四海解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板披撥其衿
領悉皆解散裕大悅

魏收魏書曰李諧字虔和博學才辨天平中以諧兼散騎
常侍聘梁主衍衍遣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黃旗紫蓋本
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荅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
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邪

陳書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
談摘辭辯縱橫難以荅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時袞說朝
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隋書曰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重

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
勢高祖大悅

又曰蘇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
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
有多才多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
是日拜鴻臚少卿

又曰柳詵爲東宮學士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詵嘗允俊辯
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荅如響

唐書曰薛收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
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援秦王府主簿

又曰文宗嘗於誕節召白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
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
嗟挹之

列子云子夏問子貢於孔子孔子對曰賜辯賢於丘賜也能辯不能訥吾兼有之所以事吾也矣

莊子曰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戲其睫流撝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

又曰古者王天下者智雖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魯連子曰齊之辯者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

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楚軍南陽趙氏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耳先王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所貴談論者爲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之勿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驥裏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淮南子曰智絡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抱朴子曰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辯人也

太公六韜曰辯言巧辭善毀譽者曰飛言之士皇甫謐高士傳曰趙惠文王好劍士夾門而客三千太子

惺患之募有能止王者與千金左右曰莊子必能太子使人請周周見王曰臣有三劍唯所用焉天子之劍賓諸侯正天下諸侯之劍如雷霆之威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庶人之劍上絕頸領下脫肺肝而此無異於鬪雞而爭一旦之命也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業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不出宮三月劍客皆伏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共畏之人之利口巧辯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鋒端

又曰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賜不持尺兵斗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語林曰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思欲爲何思靚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王子年拾遺錄曰張儀蘇秦二人遞翦髮以相活或備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若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日子是何人荅曰吾死生歸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胷中韋袂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相譚新論曰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

世說曰郭象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劉向別錄曰鄒奭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辯文具難勝齊人美之頌曰談天鄒

說苑曰林既衣韋而朝齊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作色曰夫服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而范蠡大夫種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為變乎

文士傳曰劉禎字公幹年八歲能誦論及賦數萬言性辯捷文帝嘗請同好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禎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見禎大怒命收之主者案禎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輪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見禎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禎因

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玄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琢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嶺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禎復署吏又曰華譚字令思年十四舉秀才入洛會宣武場座有辯者嘲南人諸君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忽應斯舉眾無荅譚在下行遙曰當今六合齊軌異人並出吾聞大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之所在豈常之有昔武王伐紂遷商頑民於洛邑得無吾子是其苗裔時咸改視辯者無以應也王瑱之童子傳曰孔林魯國人年十歲詣臺魯相劉公客有獻鴈者嘆曰天之於人生五穀以為之食有魚鳥以為之肴眾賓咸曰誠如公旨林曰不然夫萬物所生各稟天

氣事不必為人人徒以智得之故蚊蚋食人蚋虫噉土非

天為蚊蚋生人為蚋生土公曰童子辯焉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菓有楊梅孔指示兒此君家果兒應聲

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王弼列傳曰弼年十餘歲好老莊通辯能言者

列女傳曰表次陽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次

陽問曰為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駟僮婢數十黼黻玄黃

珠璣之飾耶夫人荅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於父母情

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擬鮑子都之風不

受婦家之送此乃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悉還所有

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次陽又問曰弟先兄舉猶以為鄙

高士不為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荅曰家

姊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繫於青雲貞介傲於白

日家君庶堯之配舜孔子妻公冶之義世乏此賢故且躊

躇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次陽嘿然悵悵外聽者曰使君

努力何為新婦所困之有

傳玄七禮曰辯論鋒起探虎摩龍○徐幹七喻曰戰國之

際秦儀之徒智略兼人辯利軼軌倜儻挾義觀釁相時圖

爵位則佩六紱謀貨財則輸海內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憇人主見弄於股掌之上而莫之知惡也

班固荅賓戲曰子雖馳辯如壽波擗藻如春華猶無益於

殿最

劉邵趙都賦曰辯論之士則智凌狙丘材過東里分摘滯

義割擘纖理論析堅白辯藏三耳

張衡西京賦曰其都遊說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

剖析豪釐擘肌分理

張華縱橫篇曰蘇秦始與儀同學鬼谷先生辯說剖毫釐變詐入無形巧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傾聽

王廙子貢畫讚曰端木英辯才清吐口敷華發音揚馨

訥

說文曰訥言難也

易曰吉人之辭寡

禮記曰趙文子其言內內若不出諸其口

論語曰君子欲訥其言而敏於行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矣

史記曰周勃爲人木強少文然可屬大事

又曰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漢書曰曹參爲相遵蕭何之約採擇郡國長史訥於文辭

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

又曰李廣訥口少與人言居則畫地以爲陣

東觀漢記曰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

鄧禹及諸將多所薦舉

又曰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自建武時常居上公之位終始親愛

諒猶質簡而強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又曰劉昆字桓公陳留人建武五年舉孝廉除江陵令時

縣連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引農太守虎皆

負子渡河徵爲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何德政而致是耶

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實訥帝曰此長者之言願命書

諸策

又曰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冢本單寒至彪爲諸生

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

續漢書曰何休任城樊人朴訥而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魏略曰嚴翰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
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常數與翰辯短長
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晉書曰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張詮南燕書曰慕容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

北史曰牛弘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至陛下不
能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
稱其質直

隋書曰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
言訥澁有才學大業未官至東平郡書佐

老子曰大辯若訥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爲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張鷟文士傳曰左思字太冲貌惡不揚口訥不能給談默
而心解

又曰成公綏口訥不能談論嘿而內朗人有劇問以筆墨
答之

裴啓語林曰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卿云艾艾終是
幾艾答曰譬如鳳兮故作一鳳耳

玄晏春秋曰予朴訥不好戲弄口又不能戲談

崔琰述初賦序云琰性頑口訥年十八不能會問好擊劍
尚武事

紀膺表孫皓曰臣稟氣淺薄體不及衆形容短陋訥口弱
顏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齊歌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
人事部一百六
謳歌
謳歌天不謳

說文曰謳齊歌也
左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又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漢書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譎謳思東歸
齊歌多道亡還者在道即亡

釋名曰歌柯也所歌之聲是其質也以聲吟味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
說文曰歌詠也
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屯師送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敗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友黨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耶印何累累耶

綬何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姓公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

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延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甚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又曰馮立字聖通爲西河上郡與兄野王相代政行相似吏人嘉之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人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又曰王氏五侯爭爲奢侈大起第宅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家西白虎白虎殿名後漢書曰皇甫嵩討平黃巾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

復汝居

又曰劉陶除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謝承後漢書曰岑暉遷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民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司馬彪續漢書曰賈琮爲交州刺史歲閒清平百姓安土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曰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一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削火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聞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朱暉爲歸淮太守抑強絕邪歲常豐熟人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吳錄曰彭循字子陽毗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假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應時散降民歌之日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又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之日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晉書東晉傳太康中郡界大旱暫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暫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醕之報東先生

又曰鄧攸爲吳郡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日紉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又曰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日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闔字道明蔡謨字道明皆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日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王隱晉書曰應詹爲南平郡郡人歌之日亂離旣著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蔭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崔鴻前秦錄曰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百姓歌之日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人黎

又曰符堅時鳳皇集于東關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淵哉聖后饗齡萬億

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溝澮興造稻田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澤恩惠施以序唐書曰顏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煞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三日而人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

生稻梁

世說曰郝超王珣並以雋才爲相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劉向新序曰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千金之劍以帶丘墓

陳留耆舊傳曰爰珣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襄陽耆舊傳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

池日夕倒載歸醕酌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着白接羅舉
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兒
又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儻哲惟
嶷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文武播暢威振遐域

謠

爾雅曰徒歌曰謠

漢書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
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
結以顯為官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
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
實無賈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
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大學生三萬餘人

勝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
之八元八凱也因為七言謠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
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脩天下英秀
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
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才英趙仲經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謠
曰弃我戟指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
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中人以下共
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東觀漢記曰王渙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厨人為
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直入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日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又曰太始中爲賈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王隱晉書曰裴秀纔十餘歲叔父徽有聲名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杜預開揚口起夏口水道洪洞達巴陵經千餘里內

寫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潘岳字安仁清辯能屬文早辟賈充府後選補太子舍人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

崔鴻後趙錄曰張樓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崔鴻前秦錄曰苻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堅封也時爲龍

九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五
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
堅戍不下城內得安死力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驅幹雖
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駮驄駿馬鐵瑕鞍七尺大刀
配齊鏤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
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虵矛十騎俱盪九騎
留弃我駮驄攀巖悲天大降雨迨者休阿呵嗚呼奈子乎
嗚呼阿呵奈子何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斬
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衲
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又曰燕人龐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尅人物咸懼疾之
及卒門無予客時人爲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

日無予賓予賓不來何所因由性苛尅寡所親

隋書曰韓擒虎先是江東有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
浹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
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時方悟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抱朴子曰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素之宏博哉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
困生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問
姓名呼吸因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
暑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疋到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
被隨風以來後忱騎馬突入金彦父見曰真得盜矣忱說
馬狀又取被示之彦父悵然日被馬俱止卿有何陰德忱

其說葬諸生事彥父曰此吾子也遣迎彥喪金具存民謠
之曰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鬼語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
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略畧馬知人
處
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
亮案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
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常璩華陽國志曰閻慮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
謠曰閻君賦政明且和蠲苛去碎以禮讓
劉敬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
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殲破浮血丹漂張軌擁衆一方
威恩共著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六
人事部一百七

嘲戲

嘲戲

罵詈

說文曰嘲相調戲相弄也

又曰戲弄也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又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左傳曰宋萬歸來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

戲而相
狎曰斬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尔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漢書曰上以東方朔爲常侍伏日詔賜從官肉朔獨拔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卽懷肉去上問朔賜肉不待詔割肉而去何也先生自責朔曰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生自責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一百斤使遺細君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中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懷而還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教授數百人曾晝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情夢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子恪請筆益兩字曰之驢人伏其敏權卽以驢賜恪

蜀志曰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裕卽荅曰昔有士作上黨潞長遷爲涿郡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晉書曰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

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惟明目乃亦延年

又謝敷傳曰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國戴逵有美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又曰謝萬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萬率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萬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糜費巨億而不吝親友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

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又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駉駉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袁山松欲以女妻謝混王珣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施以爲珍膳項下一齋九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齋故珣以爲戲混果尙主

又曰郗詵遷雍州刺史東堂會送武帝問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與戲耳不足罪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
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
又曰郗超爲桓溫參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所重府中
語曰驍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驍珣短故也
又曰潘京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
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板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
少年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姝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
子姝母何言耶
又曰袁淑喜爲誇誕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
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
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
書終不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又曰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藟韭生韭雜菜或戲
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又曰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墮水僕射王儉嘗
半驚跣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梁書曰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
二十詣都尙書令沈約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异逡巡未達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
謂不廉也

陳書曰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
嘲陵曰今日之熱當因徐常侍來陵卽荅曰昔王肅至此
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隋書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
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妥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

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隋書曰麥鐵杖考功郎竇一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竇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惠

又曰鄭譯少爲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玩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卽日權拜諫議大夫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臣使楚不當

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齊無人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楚耳

莊子曰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焉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徒遭鸞雀耳坐者俱笑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盍盍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授虞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耶成王曰余一

人與虞戲尔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虞于唐
裴啓語林曰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糶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糶女答曰大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尔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劉義慶世說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相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曰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宴見蜀使費禕逆勅羣臣使至伏勿起禕至權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是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劉昭幼童傳曰張玄字祖希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君口復何為開狗竇玄答云正使君輩從中入

罵詈

釋名曰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

又曰詈歷也以惡言相弥歷詈力智反

左傳曰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戰國策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鸚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逾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

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者爲無頭之冠以是示勇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月餘不下卒衆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不罵者原之

漢書曰項羽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地上以爲將

又曰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汲黯於上前憤發罵曰天下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

又曰王莽自立使安陽侯王舜索傳國璽太后知爲莽求怒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

又曰魏豹叛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豹曰人生一世閒若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吾不忍復見

又曰張敖爲趙王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暮自上食高祖箕踞罵詈甚嫚之趙相貫高等怒說敖曰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爲王殺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附耳語之漢王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乃罵曰賢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効女兒曹咕囁耳語耶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陣
又曰呂后召趙王周昌令王稱疾不行呂后大罵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也
又曰上擊黥布時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問醫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曰我乃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與呂布謀令騎都尉李肅并勇士千餘人於掖門內以待董卓卓將出馬驚不行肅以戟刺之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

又曰李傕等共追乘輿大戰弘農東澗射聲校尉祖儁被瘡墮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

續漢書曰董卓爲司空辟蔡邕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及到署祭酒

東觀漢記曰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詈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魏志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爲羽所得羽謂曰我欲以卿爲將何不早降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遂爲羽所殺

又曰劉備爲豫州舉袁渙爲茂才後復爲呂布所拘布欲

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
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
事將軍也將軍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吳志曰孫峻誅諸葛恪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曰今恪父子
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又不見堅堅詐得
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則將騎五六百人營省堅
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
王隱晉書曰段疋禪弟文鴛與石虎戰所乘馬乏文勒呼
曰大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復戰請釋仗語
伏鴛罵曰汝爲虐人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
此吾寧死不忍爲汝所擒遂下馬與戰

山海經曰若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豚赤若丹火善

罵

好罵也

賈誼新書曰紂自謂天王而桀自謂天父已滅之後民以
相罵

禰衡別傳曰禰衡着寬布單衣練巾坐曹操大營門下以
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營令史入啓言外
有狂生禰衡言語悖逆請案科治操聞之嘿然良久乃勅
外具上廐馬三疋并騎二人扶將送致荊州黃祖遂令殺
之

吳質別傳曰魏文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上
將軍曹真肥領軍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扣刀瞋目
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子丹吳質吞爾
不搖喉何敢恃勢驕耶

揚雄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賊罵婢曰獲
 栢譚新論曰哀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
 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遂入
 列女傳曰安定皇甫規妻年盛色美董卓娉以輜駟百乘
 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卓使侍者悉杖刀圍之妻知不
 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敢欲行
 非禮於尔君夫人乎卓乃以其頭懸車輓鞭撲交至遂死
 車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人事部一百八

喜

說文曰喜不言而悅曰喜從壺口聲音知句切

易曰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毛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又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
 之也

禮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又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詠詠斯播

又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也

又曰文王承命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發盟津前歌後舞

又曰文王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

何如內豎曰今日安太子乃有喜色

左傳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猶

鬪況國相乎及楚煞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蔑然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公賜公衍羊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唯子胥懼

曰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

曰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

又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起亦

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鄭其庶幾乎

公羊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謂謂莊公何言乎

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子也

又曰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

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

爾雅曰坎坎傳傳喜也

論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

之喜

尚書中候曰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咸喜鄭文王曰

也貢貢國異物色也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怡前歌後舞鄭玄曰怡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春秋元命苞曰兩口銜土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憲憲天心宋均曰心為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盛所以為喜也今於口間土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為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

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蠢也蠢蠢者喜樂之貌

國語曰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似陽子知有似也陽子陽越父也對曰陽子華而不

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於身子何喜焉

戰國策曰呂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又曰孟嘗君出行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

往見孟嘗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戊曰諾人見孟嘗曰五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以國事累君者誠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國將何以待君孟嘗曰善戊趨而出孟嘗君曰今子舉足高志之揚何也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以寶劍一孟嘗曰何謂也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入諫一喜諫而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

史記曰趙使藺相如齎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又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恠之孔子曰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

又曰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

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韓信怯也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擊殺龍且

又曰慶雲喜氣也

又曰呂后謂高祖曰季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又曰邑中人民嘗俱出獵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則平也

漢書曰朱博爲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着頰博聞以它事召視其面果癩博辟左右問方禁是何創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博欲酒卿恥能自効不方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親信以爲耳目

又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大喜也

又曰英布閒行與隨何俱歸漢漢王方踞床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死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又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又曰呂須嘗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於呂后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

又曰翟方進隨父至汝南蔡父奇方進形貌有封侯骨方進既厭爲小吏聞蔡父言心喜

又曰匈奴單于言願昏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忻喜

謝承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續漢書曰荀爽嘗謂李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侯見慕如此

東觀漢記曰上謂鮑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以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上大喜與永對食

又曰賈復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

又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

鴻之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上幸長安祠高廟十一陵歷覽宮館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者有縣三老大言陛下人東都臣望顏色容儀類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又曰上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

又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

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
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
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矣表爲司空軍謀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喜肅將入閣拜權起禮
之因謂曰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
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
海愬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
拊掌歡笑

王隱晉書曰石琚問袁甫壽春以西何以常旱東何以恒
水甫曰東是吳人新附積憂成陰西是中國新平吳珍寶
美人皆入志盈心滿長歡故旱

孫嚴宋書曰劉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素曉天文知晉室當
復又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和也和既吞矣吾當復

本土乎

齊書曰謝超宗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慘太祖謂四座曰
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巡辭氣橫出
太祖對之甚歡

崔鴻後秦錄曰秦末祆星見于東井尹緯知秦將滅心喜
踴躍向天再拜

唐書曰陸贄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
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
於顏色其寵待如此
周書曰人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喜色油
然以出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願聞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
將來吾心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懼

盡忘吾度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

張勃吳錄曰長沙桓王在歷陽遣書呼周瑜瑜將兵五百人船糧器仗星夜馳赴王大喜執瑜手曰卿至諧矣

又曰吳王之女有所怨王者遂自殺王痛之葬於閭門外一石爲槨高墳深池玳玩人馬以徇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劍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劍在其床首昭王召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他國聞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

胡冲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諮問進取之術慈曰州郡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旨策長

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景日中而慈至策大懼喜常與參論軍事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與表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繡曰紹強又曹公與吾有讎不可謂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玄入問討禦之方謝安夷然無懼色玄等旣破賊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省書旣畢攝放牀上了無喜色還碁如故客問之安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客罷還內過戶安心喜甚不

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太公六韜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

又曰文王拘羑里求天下珍恠而獻之紂貪其幣大喜殺牛而賜之

曹操別傳曰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卧養足劊入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帷示之皆大喜始寤是操雷煥別傳曰張華以煥爲豐城令得雙寶劍乃送一劍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甚喜曰此于將也

邴原別傳曰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克單于還太祖曰孤返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

者獨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喜攬履而起逵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

零陵先賢傳曰劉巴入益州益州牧劉璋見而驚喜每有事咨問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人雄入必有爲不可內也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列異記曰華子魚爲諸生寄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生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躕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已死子魚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鴉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晉朝雜事曰明帝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莊子曰凡交近則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以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則信之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從而擊之斃恐人之見也遽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又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疇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

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爲喜曰其爲人也好善

又曰子路人告其過則喜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國無粗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不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洩嘉瑞並臻災厲寢滅此則天喜也

呂氏春秋曰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佻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

顧子曰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泣擗踴遇其樂也則欲權笑鼓舞

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之以和喜則收之以正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乃喜

王逸曰師謂太公也昌文

王也后亦文王也

曹植禮上表曰臣得去幽屏之城獲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閭闔之闔此二喜也必以有覲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禱杭之質稟受崇聖之訓也此四喜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